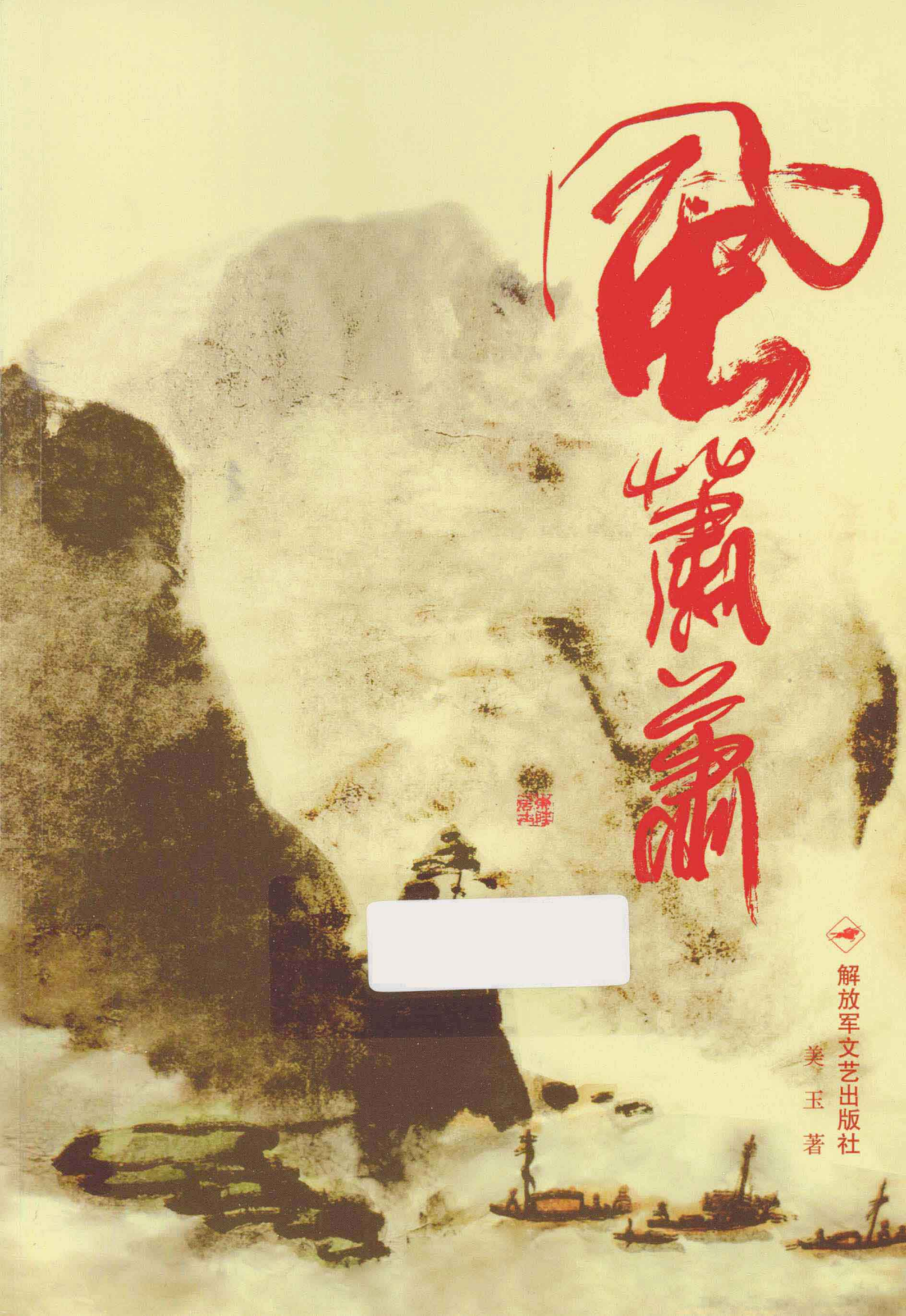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風蕭蕭

美玉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美玉 著

风萧萧

美 玉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萧萧 / 美玉著. --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
2013. 10
ISBN 978-7-5033-2454-3
I. ①风… II. ①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79156号

书 名: 风萧萧

作 者: 美 玉

责任编辑: 兰 草

封面设计: 红 狐

封面手书: 王云阳

责任校对: 刘岩梅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(010) 66531659 66736663

E-mail: lanc6688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后勤学院印刷厂

开 本: 170毫米×240毫米 1/16

字 数: 400千字

印 张: 24.25

印 数: 1-5000册

版 次: 2013年10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3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33-2454-3

定 价: 49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上部 田家大宅

- 一、年·····2
- 二、桂香疯了·····30
- 三、忧伤的少年·····67
- 四、迷茫的青春·····91

中部 战火中的信仰

- 一、从军人到军人·····124
- 二、黑土地上的较量·····156
- 三、南下的旋风·····177
- 四、朝鲜的血与火·····207

下部 和平岁月

- 一、思念·····302
- 二、沉醉·····324
- 三、归去·····356

田家大宅

一、年

民国二十二年元月（公元1933年），浙东古镇玉堂。

玉堂镇是富庶之地，位于浙东沿海，背山面向东海，已有八百多年历史。与地势平坦、河道纵横的杭嘉湖地区不同，整个浙东丘陵起伏，钟灵毓秀。古有水墨画家，登高望远，将玉堂镇方圆几十里风光收于笔下。才发觉整个玉堂镇地貌犹如一把面向大海、稳稳当当朝东南而坐的太师椅。玉堂镇背靠万屏山，山上满是果树，桃梨杏梅，花果飘香；东北所倚为文昌山，遍山全是翠竹，青绿葱葱，泉水叮咚，如世外桃源；西南右靠谓元宝山，山上种满柑橘，小如算珠、甜如蜜糖，为当地特产，也是明清时的贡品。这般小小玉堂镇，起名有文昌、元宝、万屏之山，实则寓意此地有玉堂之贵气，既注重财富，也有文采，更有百鸟朝凤、万屏斗艳之缤纷。

民国二十二年的中国，日本侵略东北，成立傀儡满洲国，东北人民为了不做亡国奴，自1931年起各路义勇军已经开始局部的抗日战争。不过这些遥远的枪炮声对玉堂镇毫无影响，这里的百姓依然春耕秋收、读书经商、丰衣足食、家境殷实。朝阳初起，从元宝山望向东海，可见一轮红日从海中升起，万象新生。夕阳西下时，从文昌山俯瞰玉堂，炊烟袅袅，粉墙黛瓦。镇里河道蜿蜒、小桥流水，楼连着楼，屋连着屋，马头墙连着高墙门，窄巷挨着小街。远远望过去，只能从依稀看到的店旗里，分辨出这是小街，这是巷子。再望远一些，是出海的码头，叫玉堂港。那里船桅高耸，白帆飘扬。整个江州五县三十镇的对外经贸物资，几乎都从这里装船运往上海、杭州、宁波、温州或更远的福建。而江州所有商贾运回经销的货物，几乎都得在玉堂港下埠，然后装小船走河道，或请车夫走陆路，才能运回各县镇去。独特的地理位置，让玉堂这个小镇异常繁荣富裕，人口稠密。

一直高于县城，房屋田产估价更比别的市镇高出许多。自清末以来，此地重工商逐渐轻读书，虽有文昌山坐镇，却并没考出什么大功名的学子。民国后，年轻一辈更是不屑读书建功名的嘱托。在绍兴、宁波、杭州，学子们受到新思想影响，更具牺牲精神的“读书报国”成了他们的理想。这股新思潮，随着不断新创办的报纸杂志，蔓延至江南的每个乡镇，叩开了一扇扇沉重而古老的大门。

田家大宅三进四堂一园六十二间房，就隐设在玉堂镇一片瓦浪和飞檐翘角间。这座建于道光十年的宅子，到了田老太爷这里已是第四代。四代人在一百年里共将宅子扩建了两次，大修缮了两次，才有今天这光鲜宅院。田家虽是大宅，但在富庶之乡玉堂镇也算不得稀奇，方圆百里内的大屋大宅更是比比皆是。新街镇的徐家，两代人一口气建出五进十五堂的大屋院，占地达四十亩。雕楼画柱、紫檀为梁，奢靡无比。县城张家，说不清是几进院子，学了西洋造楼。中间圆顶、红砖外墙，窗户上全装上透明压花的玻璃，屋里安上电灯，晚上一开，整幢洋楼如透亮宫灯一般，看得人头眩眼花，叹为观止。即使是人多地少、一屋基难求的玉堂，也不乏四进五进的宅院。田家大宅虽比不上新冒出来的新贵新富，却自有另一番矜持，若是要在这玉堂镇里论家世，那就非田家莫属了。

田家原是徽州人氏，太祖公在嘉庆十八年就考中举人，可惜第二年春闱未中进士。千里京城，舟车劳顿，水土不服，回来后一场大病躺了半年，从此断了赶考的心，只仗着家里有人能在朝中说话，等着补肥缺。可这朝廷比不得乡里，党争激烈，皇上喜怒无常。为臣的有时能说上话，有时也说不上话，太祖公一等就等到道光二年，终于等到个去浙江做知县的肥缺，又使了些银子，到了这鱼米富庶之乡为官。太祖公兢兢业业十几年才熬到个知府，只能算是平庸。可翻开田家族谱，自明以来却是人才辈出、各有贡献。文有尚书相国，鞠躬尽瘁，武有兵部侍郎大将军，终生镇守云贵边关。这样的家世，对远离京城从无王公贵族、偏安一隅的古镇玉堂来说，自然是独一无二。田家也以楷模自居，家风严谨，不纳妾、不赌钱、孝慈礼让，田老太爷更是此地有名望的士绅，备受尊敬。

田家大宅位处玉堂镇中心，顺着此地地形，整座宅院略向东南。大门开在门墙上，门楣门槛由花岗岩砌成，字匾式门楼上刻着“善理循晖”四字，四周嵌着压光的水磨砖雕，细腻、养眼。门楼上的门罩中规中矩，飞檐、翘角、斗拱的雕刻也比别家显得更简洁朴素些，透着读书人家的端庄内秀。进了门厅是前庭，堂前挂着“多思堂”，这是田老太爷的居屋，厅堂用来接待些一般客人。再往里进，是“居正堂”，也是田家最热闹的一进院子。再往里，就是内院“秀阁”，

这是座空楼，老太爷两个女儿出嫁后便一直空着。内院后是小花园，种了桃花、银杏、香樟一类的花草树木，墙外是镇里的河道。田家老太爷去年刚做了六十大寿，早卸了当家的杂事，颐养起天年。老太爷有两子两女，长子诒生，今年三十五岁，在宁波的税务署做事。做什么？老太爷懒得过问。民国后的衙门名目繁多，人浮于事，做什么都是当差拿钱，晋升艰难。次子诒暄，也是现在的家主，打理着祖上交下的产业，百多亩水田，两百多亩山地橘园。两年前还把东门那两间银铺装饰一新，改做起了洋百货。洋货新奇高级，利润好，两间门面一年的盈利远远超过那两百亩橘园。年轻人一见着钱就忘了根，诒暄竟动了卖掉橘园、把洋货店开到县城江州去的念头。结果被老太爷一顿训斥：卖了祖地去开店，亏你想的出来。

诒生和诒暄都早已成家，兄弟俩也都正当年华，一样的仪表堂堂，一表人才。从外形上看，诒生从事文职，带着股俊秀温文之气；诒暄忙着打理家业，又跑生意，神态俊朗中又带着潇洒。诒生娶妻荷香，生有两子一女，分别是德华、德宁、丽瑛，德华今年十六岁，跟着父亲在宁波上中学，德宁在玉堂镇里的圩树小学堂读四年级，三个孩子都已订下婚约，只等着他们成年。次子诒暄娶妻桂香，是县城人，祖父是光绪年秀才，也算是读书人家。桂香不但断文识字，还打的一手好算盘，是田家的内当家。诒暄有三个儿子，是德明、子德、德元，桂香怀的第四胎也已七月有余，年后又将为田家添上子孙。老太爷的五个孙子里，唯有四孙子德没按德字辈起名，这里是有些命理的说法。诒暄长子德明，生下后身体便十分孱弱，十分难养，如今更是得了痼病。子德生下后也不是太强壮，请了先生算命，说这孩子若能养过八岁，便能有大福大贵。那如何才能顺利养过八岁，得过继给绝代人。何为绝代人？就是四大皆空的出家人或穷困潦倒的乞丐。这下老太爷真是为了难，让孙子去认个乞丐做干爹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可这出家人，说什么也不肯收个儿子，找了一年有余，才在天台山里找到个武僧。说来也就是个不忌酒肉的野和尚，拿八字一算，就认了这个儿子，起名过来叫“了德”。田老太爷一看这名就有些不高兴。孙辈是“德”字辈，你在德前加个“了”，莫非是让我们田家到德辈就该了了，再说这“了德”叫起来也不好听。左思右想，便提笔在“了”字上加了一横，叫子德，改动不大，意思变化就大了。田老太爷改得高兴，和尚却不领情，托人带话来：我给了我儿子八十五年寿，你却只要一半，将来有什么事，别来找我。老太爷一笑了之，算命这东西也就是将信半疑，田家做的认真，无非是图个心安。从此，四孙正式起名田子德，

字幕周，因出生时长得很是好看，乳名幼美。

田家的两个儿媳荷香、桂香，名字里都带了个香。不明就里的亲友还以为两姐妹，其实两人的娘家离得有百里路，名字里都带了“香”字是个巧合。田家的媳妇都是精挑细选回来，除了家世好，品德好，还要有好容貌。田家世代门风清正，不纳妾是好规矩，可让子孙仅靠圣贤书维持清静心也不易。在江南，就是一般富庶些的人家，两妻三妾也不在少数。好在田家都是读书人，用了心思，一个规矩不会呆用。要想让子孙守着家规，得给他们娶回如花美眷，情投意合、夫妻弥笃才会断了那闲心。久而久之，不但家门和顺，还美名远播。隔些日子总有人家打听田家的小少爷们订婚了没有，或直接上门拜访，带了八字过来。诰生家的两个儿子早订了婚，诰暄的三个儿子只能再等等。德明得痼病身体太弱，怕耽误了别人家的好女儿。子德等过了八岁再订，德元才四岁，怎么也得再过几年。

此时的田家人丁兴旺，除了本家十几口，还养了一大堆下人。账房、伙计、先生、长工、厨娘、轿夫、屋里娘（贴身女佣）、缝衣娘等上上下下共四十余口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可老太爷却隐隐有些忧虑，单传了几代，到他这儿突然开枝散叶、人丁兴旺这当然是好事。可他愁的是田家的产业一直没怎么增加过，两个儿子迟早分家，田家的产业也必一分为二。儿子将来再分给孙子，过不了三代，田家这个大家就会变成小家小户。田老太爷虽在家安享余年，可外边世界的纷扰还是有所感觉。改朝换代成民国才没几十年，玉堂虽太平，但常听说外面战事不断。如今读书不一订做的了官，像诰生就只是混差银，只要每日报到不出大差错，到时领饷就是了。经商有投机、买办、股票，有人一夜暴富、有人血本无归，听了让人心寒，万不可让诰暄涉足。就算本分守着田地过日子，也没有太平。近年土匪海匪愈来愈多，诰暄今年打点这些土匪就耗费近一百多块银元，还得陪着笑脸。官宦子孙，读了圣贤书，谦谦绅士，竟被逼得对土匪说好话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落草为寇的多了，也看出世道艰难，谁家儿郎不想太平度日？无论是家还是国，老太爷从这表面的兴旺太平中看出了衰败的迹象。可一个家或一个国，衰败又是从哪里开始的，老太爷看不出来，他只能隐隐心忧。

昨夜里下了霜，小青瓦上一片薄薄的白。从无宝山望下去，整个玉堂镇的屋顶都如墨飘烟。田老太爷已吃完早饭，正一手端着紫砂小茶壶，在天井里散着步。他穿着深灰色丝绵长袍，外披栗色锦缎斗篷，下摆绣着一圈锦鲤，大大小小六七条之多。色彩斑斓锦鲤之上是老太爷花白的齐肩头发，寒风吹来，满头凌

乱。剪辫子快十来年了，老太爷对新发型还是难以适应。夏天一出汗，头发一缕缕粘在头皮脖子上，又痒又热；冬天一刮风，总被吹得乱七八糟，一脸落魄相。这短发只能是梳整齐后端在屋里，才像个人样。人老了，又有闲暇，总想起那旧时光。曾几何时，那时的他风华正茂，初夏里一身天蓝绸袍，月白长裤，光洁的脑门后是梳得一丝不乱的长黑辫子。从那小街上过，一手拿着折扇一手将那乌黑锃亮的粗辫子往身后一甩，看得多少姑娘媳妇脸红心跳。如今，老了，一头乱发，无仪无表。

虽然是清晨，墙外却早早地热闹起来，街市的喧嚣声穿过高高的围墙传进了庭院。今天已是腊月十六，再过几天，诰生和德华就要回来了。他看到姜嫂一手拎着马桶一手拎着铜水壶、正麻利地沿着隧道（用人专用通道）拐进了侧院，知道老太婆已洗漱好了。田老太爷最近有些心烦，老太婆年轻时让他无限怜爱的三寸金莲，到老却成了自己的烦心事。几年前脚就开始疼，站不住，也下不了地。天热时在房里用蛇皮或蟾蜍皮敷着，清热解毒，倒还没事。可一天冷，上哪去找蛇和蟾蜍。今年天冷，怎么焐脚也不热，长了冻疮，肿得大了一倍，破裂的几处就腐烂开来，缠脚布缠也不是不缠也不行。前几天夜里他坚持要察看疮口，终于看到这没有缠脚布的三寸金莲。只看一眼，就不忍心看下去。四个指头挤在脚肚子下，血肉模糊，小指已烂得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。夜里痛得睡不好觉，老太爷受了影响，自然也是睡不好，连着今早胃口也不是太好，只吃了半碗豆花。手上的茶壶已凉，再捧下去就成了冰壶。田老太爷顺着天井的中间的青石板条，回了正厅坐着。

侧院小厨房里，桂香正和姜嫂准备着老太太和儿子德明的早饭。老太太脚疼下不了楼，德明是肺病，每年立冬起就不下楼，三餐都得送上去。

“三片年糕加一勺红糖，咸豆花还有吗？装上一碗。再装碗粥，一碟咸菜。”桂香挺着七个多月的肚子站在灶台旁，吩咐姜嫂和厨娘准备早饭。她是个标志的美人，丹凤眼、柳眉、瓜子脸，穿着青色棉旗袍，外罩墨绿色缎面羊皮袄，梳着如意髻，额前一络“燕尾”刘海儿，手里捧着暖炉。桂香17岁嫁进田家，已是第十一个年头。每日里除了下人，田家就数她最早起，忙个不停，很是操劳。几十个人的大家不好当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人情往来、礼数节祭，样样都要照顾到。

“二太太，老太太好像吃不下甜的。”姜嫂边说边把早点收进饭屉。她身材高大、粗手粗脚、力气一点儿也不输于男人。这些年老太太脚不行，就靠着她抱

到澡盆里，抱到马桶上，抱下楼来晒太阳。

“娘昨夜跟我说了，说嘴里没味，吃不下东西。她想吃腌蟹糊，蟹是发物，这个哪能吃。你把咸菜拿去，让她解解味，甜年糕也送上去，说不订就想吃了。快点送去吧，别冷了。”桂香说完凑到灶台前，小炭炉上的砂锅正冒着热气。她拿起一块垫布，揭开锅盖，用木勺淘了淘。砂窝里熬的是百合粥，是德明早晚的主食。

“娘姨，你站在这里看着，粥好了就给保明送去。”

“好的，你去吧，我在这里看着。这会儿夜里下的霜开始化了，走的小心点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桂香身后轻手轻脚地站了个身材娇小的女人。模样清秀，白净的脸上有些浅浅的细纹，一身蓝布大棉袄，三十四五岁的样子。她是桂香娘家的远亲，所以喊她娘姨。娘姨最初是德明的奶妈，后来就留下来，帮着桂香带小孩。

内院偏厅里，荷香正摆着碗筷，准备早饭。看的出，荷香做姑娘时也一订相当俏丽，如今也是温柔和美的神态。她上着绛红色高领窄袖长袄，下着黑色绸棉裤，比桂香略为丰满。丽瑛、子德、德元也都穿戴洗漱完整，等在一边。按照田家的规矩，女眷及十一岁以下的男孩，只能在内院吃饭，德宁已过了十一岁，所以在正厅和老太爷他们一起吃。

田家虽是大家，却无一点奢靡浪费习气。五尺大圆桌上，中间只摆了两碟小菜，一碟咸菜一碟腌带鱼，另两盘是蒸米糕和蒸年糕，旁边的条桌上搁了一只棕叶编的保暖草包，里面焐着热腾腾的粥。荷香从窗口看见桂香挺着肚子过来，就站到门边说：“桂香，走回廊，天井里有冰。”桂香对着嫂子感激地一笑，点点头，听话地从西边的回廊慢慢走到东厢房。

两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大圆桌上坐下。大人不动碗筷，孩子们自然也不能动，连四岁的德元也要遵守。

“刚刚我让姜嫂给娘的早点里加了碟咸菜，让她解解味。林家的祖传药膏涂上去怎么一点儿用也没有，都这样子了，我看了很心慌。”桂香说着微微皱了眉头。

“你别再看了，你是有身子的人，不能看这些。林先生那天就讲过，药要用在血脉到的地方，娘的脚……”荷香看了孩子们一眼，接着说：“改天再说，吃饭吧。”

大家安静而沉默地吃着，娘姨给德明送好百合粥，就下来照顾德元吃饭。

子德扁着嘴，天天是咸鱼咸菜，心里惦着正厅的豆花，不知娘几时也让自己吃一碗。丽瑛小口喝粥，绝不发出声音来。她已十一岁，扎两个圆角髻，还是画中小人儿的模样。也许是天太冷，又被碗里的热气熏了几下，丽瑛鼻子一痒，竟要流出鼻涕来，赶忙用力回吸，发出了声音，全桌人齐齐望向她。荷香先是一愣，随即目光有些严厉地看着女儿。丽瑛被窘得立刻红了脸，可不争气的鼻涕还要流下来，急忙用手捂住鼻嘴，回吸的声音还是被大家听到。羞得无地自容，就赶紧离开饭桌，退了出去。

看着姐姐的狼狈样，子德转眼就忘了豆花，笑着想待会儿怎么去取笑她。转过头来，看到母亲正用责备的眼光看他，又微微瞪了他一眼。田家的男孩除了生病的德明外，个个都调皮，而子德是最聪颖顽皮的。一天里，除了早饭，其他两餐都得差人去找才能回家。即使大门、侧门关上，他也有办法出去，或躲在哪个找不到的地方。五岁时就能上到屋顶，沿着椽走过几座园子，翻进别人家，吃了蜜枣，散了一地香粉。诰暄狠狠地教训他，他竟要去天台山找他的和尚干爹去，吓得老太太赶紧把大门、二门关上，又叫长工上喜天天跟着他。

子德垂下长长的睫毛，装着没看到母亲的眼光，又伸手去夹了一筷子咸菜。人小桌大，手颤悠悠地回来，掉了点儿咸菜在桌上，抬眼看母亲，正看着他，脸也板了起来。按照家教，子德要将桌上掉下的饭菜捡起吃掉。可子德没这么做，还装着没看到母亲的眼光，旁边的娘姨连忙伸手将咸菜捡起放进自己嘴里。桂香不看儿子一眼，自顾自地吃饭。子德偷偷瞟了母亲一眼，知道这神色不算什么。娘最疼自己，待会儿去她房里，跟她说说话，娘就拿蜜蜜使甜的梨膏糖给我吃了。

蓝布小轿在大门口等着，两个轿夫挨着大门等着二老爷诰暄出来。上喜端着铜暖炉向厨房跑去，大冷的天，老爷要在外奔波一天，轿子里要放上暖炉。灶膛里的草灰还很热，上喜装了半炉，又在炭筐里选了几块小点的木炭，铺在上面，盖好暖炉盖，抱起向大门口跑去。

诰暄在书房里整理着出门的东西。他身形挺拔，俊朗潇洒。留着中分头，沿着耳垂下剪齐，抹了发蜡，头发整齐黑亮。一件黑色细金花羊羔皮长袍，围着新式的毛线围巾。从腊月十五起，每年的讨账开始。按照此地做生意的规矩，方圆几十里认得的乡里乡亲，来铺里买东西可付现钱也可赊账，账期是到年末除夕。店家的催账一年分两次，一次是中秋节前，一次是腊月十五后，若过了年三十还未还清，年初一起就要算重利。田家几十年前的老账都还有没收回的，当年几件

银首饰的钱，利滚利几十年下来，变成一间房半亩地的价了。实在还不出，只能收房收田。没房没田的，就卖儿女。可民国废了卖身契，就转为不拿工钱的帮工，做上十几二十年，抵了这债。上喜及另外几个长工，就是这么进田家的。

“林叔，今日我上哪儿去收账？”浩暄问正在案头打算盘的账房林叔。林叔在田家做了近三十年，他的父亲也是田家的账房，忠心耿耿，吃住都在田家，只是逢过年过节才回家一两天。

“二老爷，今天您先去坳村收账，那儿有几户的账目不小，先去催着要点回来，利息本金我都算好了，”林叔说着拿过旁边一本厚厚的账本，指着上面说，“您看这几家都欠了四五年了。从坳村出来后再去清阳里，那里也有七八户欠着的，数目都不大，主要是顺道。还有，二老爷我得麻烦您一下，出城后过一下我家门口，帮我把这几个钱交给我女人，让她备起年货。”林叔说着从棉袍口袋里摸出五个大洋交给浩暄。

“好的，放心。林叔，这几日来家里送货结账的人会多起来，您辛苦了。要付现大洋的，您跟桂香取，家里都备好了。”

“好用，好用。”林叔连连点头。

浩暄把账册、算盘、银搭、笔墨等放进包袱，扎好。走出书房，拐到正厅，看到父亲正坐那里喝茶，便上前去，恭敬地说了今天的去向。田老太爷点点头，说：去吧。浩暄却没动身子，他想问一下娘的脚，可父亲又不动声色，犹豫了一下，走出正厅。

上喜和长年站在一进院的门墙里等着二老爷出来。跟出去要账的是长年，他是田家的长工头，二十出头的壮年，管着六个长工，身材高大壮实，会几下拳脚，还识得几个字。现在是冬天，田里没有活，浩暄就带着他出去。万一路上遇到落寇，讨账有个争执，有长年在都好应付。

“长年，走了。”浩暄从前厅快步出来，边走边说。

“唉，二老爷。”长年欢喜地应着，急忙先出了大门，去掀轿帘。能跟老爷出去，是他的光彩，到处见市面，学待人接物说话，还上馆子吃饭，哪个帮工不喜欢。

上喜羡慕地看着浩暄脖子上的毛线围巾，看着他翩翩地出了大门，上了轿子。

上喜还站在门墙里。不一会儿，田家四个伙计整整齐齐出来，前去东门的洋货店。他们清一色棉袍外罩蓝士林布长衫，黑色缎边瓜皮帽。上喜羡慕他们。能做伙计，要读三四年私塾，还要会算盘，再做三四年学徒，才是合格的伙计。

上喜还站在门墙里。账房林先生夹着小包袱出来，他也快六十了，留着和老爷差不多的头发，一贯肃穆的表情。“林先生，去店里啦。”上喜规矩地问候。

“是，去店里了。”林先生没有表情的回答，出了大门。

上喜还站在门墙里，他在等德宁少爷。老太太交代每日送少爷上小学校，少爷不愿意，只要看到上喜跟在后面，便撒开腿跑得飞快，穿巷过弄，转眼没了影。没法子，上喜只能等在大门口，远远跟在后面，快到圩树就折回来，回来后要看守最难看住的子德。

德宁背着书包，戴着学生帽出来。看见上喜，三步并做两步踏上门厅，跑出门，上喜只能远远地跟在后边。

田家忙碌的一天这才开始。

姜嫂喊子德上课了，正在天井里玩着水缸里冰块的他，扔下几块薄冰就往前院跑去。田家开了私塾，请了先生给几个小孩教授圣贤仁礼，读三四年后再送到小学校去，德华、德宁也是这样，田老太爷管这叫“不丢根基”。子德跑得这么快，不是想着快上课，而是田家私塾还有别家的孩子也来上课，有了玩伴，冰块有什么好玩。

先生是田家请的，管吃住外加一年两担谷。老先生清高，给他的只能少不能多。寒冬腊月，一件破旧的棉袍，里面的棉花早结成了硬块。花白稀疏的头发打了结地披在肩上，下巴几根山羊胡子，上着课，就流下鼻涕，顺着胡子滴在前襟，在黑棉袍上凝固成花花白白的斑垢。田家每年开冬都送新棉袍给他，总被他不留情地拒绝：“已受俸，再加有愧。”邻居送来小孩上课，想着也出些份子，无论粮油银钱，也一概不收，答：“田老太爷已支我工钱，要出份子，去交给田老太爷。”到了每年年关，老先生都在东门摆摊写对联，赚几个铜板。谁家要是有个红白喜事写些告谏或家信，总是有求必应。那几个利是钱，不能明着给他，得放在桌角，然后拿了文字匆匆离去。幼年顽皮的子德，自然不懂得这是气节，他不喜欢寒酸的老先生，被强制地接受他的教育。三十多年后，当他提笔撰写回忆录时，无论如何都回忆不起人生第一位老师、这位老先生的姓氏、是否有功名、几时离世。他只能这样形容他：他是人民之一，是最底层的知识分子，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剥削，穷困潦倒。但他身上自立坚强的品格，却是我中华最珍贵凝重的精神，在我童年的心中，留下深深的印记。

“鸣凤在树，白驹食场。化被草木，赖及万方。盖此身发，四大五常。恭惟鞠养，岂敢毁伤。”七八个孩童摇头晃脑地背着《千字文》，前面这几句总是

响亮、整齐，再多几句便含糊起来。子德五岁就上私塾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早背得滚瓜烂熟，可还得跟着上课。遇上来了新学童，又重新从《三字经》开始读，就这样“一锅冷饭炒了三年”。子德看看旁边的张铁匠的儿子，木讷的脸盯着合上的课本，嘴巴一张一张总比别人慢些，又没有声音。子德便伸腿踢了他一脚，铁匠儿子一惊，从梦中醒来一般，又不敢做声。老先生正襟危坐在讲台上，胡子一动，子德知道他发现自己那一脚，收敛些。背诵声开始低下来，语句含糊，只有两三个还能背出几句，其他都在胡乱跟诵。“德建名齐，形端表正。空谷传声，虚堂习听。”子德的声音突然高亢起来，学童们便都跟着他背，老先生还是纹丝不动，子德又踢了前面徐老板的儿子屁股一脚。徐少爷“啊”了一声，掉过头来，嘟着嘴看看子德，又转回头去。老先生还是没有动静。

“云苏潘葛、奚范彭郎。鲁韦昌马、苗凤花方。”子德从《千字文》跳到《百家姓》。老先生皱皱眉。“资父事君，曰严与敬。孝当竭力，忠则尽命。”又背回到《千字文》。“俞任袁柳、酆鲍史唐。”又是百家姓。学堂间嗡嗡声一片，子德终于把课堂搅乱，老先生忍无可忍，一拍木纸镇，说：“停！”

老先生站起来，开始讲花木兰代父从军的典故。他佝偻着背，旧棉袍下只穿着单裤，没穿纱袜，光脚套在棉鞋里，鞋后跟几处已露出发黑的棉花。老先生看上去很冷，混浊的鼻涕又挂在胡子上，眼看着要滴下来，不知滴在地上还是前胸。子德一阵恶心，把头扭向一边，看向窗外。西北门墙下站看上喜，穿着厚实的棉袄，双颊冻得紫红，双手插在袖笼里，不停跺着脚……

腊月二十二，诰生和德华回来了，到家时，天已黑。看门的大头公兴奋又洪亮地朝院子里喊出：“大老爷和大少爷回一来一啦！”顿时，整个田家热闹起来。诰暄正和林先生在书房对账，听到喊声，扔下账本就往前厅跑。德宁和子德都窝在被头里了，一听声音连忙慌不择迭穿上衣服，下楼往前厅跑去。最慌是荷香，大半年没见丈夫，心里天天盼着，真回来了，慌得连衣服也穿不整齐。那件紫色红梅新缎袄就放在床头，准备诰生回来才穿。一穿上又赶忙换下，这么晚了，穿得这么艳丽不合妇道。可穿哪件呢？心里没了主意，丽瑛催着娘快点，只得胡乱抓过白天穿的这件，匆匆赶往前厅。还是桂香最周到，忙对娘姨说：快去厨房，叫她们做两碗鸡子酒，一碗六个鸡蛋，多放些姜汁、红糖、黄酒，天这么冷，一路上没少受寒气。快去！”娘姨正在给德元穿上刚脱下的衣服，他也要去

看大伯和堂哥。桂香说完从娘姨手上接过德元的衣服，还没怎么穿好，他就滑下床，跑着下楼了。桂香整理一下衣服头发，去到最东边德明的房前，灯亮着，就推开门。

“保明（德明小名），还没有睡啊，你晓得吗，大伯和你德华哥回来啦。”

“知道，我听见了。”德明长得像诰暄，只是很清瘦和苍白，显得鼻梁更高了。

“想去看吗？”桂香柔声说道。挺着肚子坐在儿子床边，用手捏捏儿子的手。

“想。”

“那穿衣服吧，多穿点，我去把你爹的披风拿来给你。”桂香说完又起身下楼回房拿披风。不一会儿，母子俩慢慢下了楼去前厅，德明拿着油灯在前领路。他走得很慢，体贴母亲有身孕又是小脚。

两盏玻璃罩煤油灯灯芯拉得高高的，把前厅照得如白日般明亮。长子回来，田老太爷在楼上穿衣服时有些忙乱，此刻却很淡订，坐在太师椅上，一家之尊的威严。不一会儿，姜嫂把田老太太也背了下来。诰生和德华并肩站着，父子都理着西发头，中间分开。十六岁的德华长得和父亲差不多高，一身黑色学生装，学生帽，白色开司米围巾，气宇轩昂。

“这一年工作上没出什么差错吧？今天才二十二，你就回了家，税署的事都完结了吗？拿官家的俸银，就要为国为民做事，兢兢业业。”老太爷的话，既有询问，也有训导。

“爹，您放心。年前请了五天假，工作上的事，委托了同事，署里不缺人手，都忙的过来。今年还行，一个月前刚升了科长。”诰生恭敬地回答。

“嗯……”田老太爷用鼻子发了点声音。民国的官职带“长”的太多，他搞不清宁波税务署的科长，究竟是多大的官。猛然间又想起诰生的职务本来就是个什么长。

诰生看出父亲的疑惑，忙解释：“原来我是组长，手下只管着四五个人，现在升科长了，科里有三个组，管着近二十人。”

老太爷有些明白了，脸上微露出欣慰，再把目光看着德华，说：“夏玉（德华乳名），你的学习怎样了？”

“爷爷，我拿了四个A，在班里名列前茅。毕业后，我想学机械制造，这一直是我的理想。”德华神清气朗地回答爷爷的提问。

老太爷不太喜欢孙子的说话，新名词太多，四个A、机械、制造、理想。对长辈说话轻佻浮躁，得意洋洋，成何规矩。轻咳了一声，沉默。德华马上接着说：“爷爷，明天一早我把成绩单和奖励都送来请您过目。”田老太爷神色才缓了缓，点点头。

德宁和子德跑了进来，离浩生、德华两米远的地方，停了下来。心急火燎地跑来，见着了，两个孩子又有些不好意思。田家的男孩虽顽皮，长辈面前，规矩的很。

“幼美（子德乳名）啊，又长高了。”浩生不说儿子，先夸侄子。

“幼美，快叫大伯。”浩暄对子德说。

“大伯，大哥。”子德先开口。“爹，大哥。”德宁跟着也喊了人。两个孩子声音都不是太响，微微有些脸红。

“幼美，二弟。”德华喊了两个弟弟，很大方。子德向前走了几步，站在德华边上。还是有点羞涩，不好意思抬头直看堂哥，只是伸手捏捏开司米的白围巾，柔软、蓬松、温暖。

接着，荷香、丽瑛、德元进来。浩生看着妻子，荷香却只敢看他半眼，就把目光移开，公婆、孩子、侄子都在，怎好意思夫妻对望，没了体统。只有催促女儿：瑛，快叫爹和大哥。丽瑛却扭扭的很，半年多没见着父亲大哥，心里很想念，见着却又有些生疏，红着脸、开不了口。德华走到母亲面前，喊了娘，再喊瑛妹。看着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儿子，荷香好不容易才问出一句：在新学堂读书还好吧？

上喜挨着门口，看到德明和桂香，就喊道：德明大少爷也来啦！厅里的人便全望向门口。田家的人都知道，德明有痼病，立冬后就不下楼，今晚上也过来了，是尊重想念大伯。

德明拿着油灯扶着母亲，披着父亲长至脚踝的披风，脸色白得如宣纸，又有浅浅腼腆的笑。

“保明（德明乳名），到娘娘（奶奶）这里来。”老太太一看这个孙子，就心疼。这一老一少身体都不好，虽在一座宅院里，常常几个月见不着一面。德明放下油灯走到奶奶身边，又依次有礼地喊了各人，苍白的脸上浮出一丝红晕。至此，田家所有的人到齐，前厅充满团圆的热闹喜气。下人们都挨着门口或窗边，满脸欢喜地看着一家人，像他们自己也团圆了一样。

“娘，这次我带了西药来，您的脚打两针就能好了。保明，大伯也给你带了